

第四課 玉山去來《永遠的山》陳列

李錦華老師編輯

一、題解：

- 1、永遠的山：是作者於民國七十九年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在玉山居住一年，以文學的方式來呈現大自然萬般的奧秘與神奇而完成的書，除了知識性的認識與了解，以及對於環境變化的關懷之外，更有一些文學心靈的震盪。
- 2、玉山：位於台灣中部的南投縣信義鄉、高雄縣桃源鄉及嘉義縣阿里山鄉的交界處。冬季時在白雪的覆蓋下如白玉般潔白晶瑩，故名之玉山。玉山標高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在台灣百岳中名列第一，也是東亞第一高峰。
- 3、歌詠玉山的作品：
 - (1)、浩瀚蒼波奇氣鍾，層巒聳翠接天宮。任憑雲湧風濤急，矗立東亞第一峰。
(李子泰 詠玉山)
 - (2)、這峰之風／有風如刀／是海峽向東的屏障／是環太平洋島鏈的最高
(詹澈 問鼎玉山)
 - (3)、你以三九五二挺直台灣人的脊梁／俯看／泰山頂上，兩千五百年／多少慌亂祭天的中國帝皇（蕭蕭 向玉山）
- 4、玉山國家公園：為第二座國家公園，民國 74 年成立。台灣迄今成立了六座國家公園。
- 5、臺灣的六個國家公園：

| 名稱 | 成立時間 | 所在地 | 資源特色 |
|-------------|------------|----------------------|---|
| 陽明山 國家公園 | 民國 74 年 | 台北市、 台北縣 | 是台灣唯一擁有火山地形的國家公園，火山地質完整豐富，有特殊的地質奇景，如火山口、硫磺噴氣孔、地熱以及溫泉等。 |
| 雪霸 國家公園 | 民國 81 年 | 苗栗 | 有水力、櫻花鉤吻鮭等保育動物、豐富的植物生態。山巒迭起，景緻壯麗，從海拔 760 公尺的大安溪河谷，到海拔 3886 公尺的雪山主峰，落差達 3000 多公尺 |
| 太魯閣 國家公園 | 民國 75 年 | 橫跨花蓮、 台中與南投 | 有大理岩峽谷景觀、高山地形及泰雅人文史蹟。 |
| 玉山 國家公園 | 民國 74 年 | 南投 | 有多變的高山氣象與地質景觀、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布農族與古道之人文史蹟。 |
| 墾丁 國家公園 | 民國 73 年 | 屏東 | 每年有大批候鳥自北方飛來過冬，蔚為奇觀；海底的珊瑚景觀更是繽紛絢麗，另有熱帶魚類、貝類、熱帶森林。 |
| 金門 國家公園 | 民國 84 年 | 金門 | 區內的地質以花崗片麻岩為主，特殊的植物生態、豐富的野生動物、保存完整的傳統聚落及戰地遺跡為主要公園特色。也是國內第一座以維護歷史文化遺產、戰役紀念為主兼具自然資源保育的國家公園。 |
| 馬告 國家公園 | 籌劃中 | 台北、新竹 宜蘭、桃園 等縣 | 擁有台灣檜木分佈最北界之原生檜木林及針闊葉混生林生態。有山羌及台灣野山羊等保育類動物。寬尾鳳蝶、大紫蛺蝶二種瀕臨絕種保育類。 |

二、作者：

1、陳列：把筆名取為「陳列」，用意就在暴露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把社會上的冤屈和不平藉筆陳列之，他甚至要把它提升為社會改革的工具。

2、與土地的感情

在農村的日子裡，陳列以一種沉靜的方式，學得如何看待人與土地的關係，他用一種近乎緬懷的表情，溫柔地述說家人將勞力化成汗水滴落在土地上，把土地以及土地上人們的情感緊緊黏附在一起，並且把人與土地的關係置於思考首位。

3、《地上的歲月》：

整本書中，作者著重在描寫基層工作者，像農夫之類是默默為我們揮汗工作的勞動者，其它像原住民是弱勢族群……作者非常重視社會最基層的人物，整本書是替這些人向這個社會發出呼喚。作者以淡淡的口氣訴說著熾熱的故事，每一篇的主角都不是顯赫有名的大人物，全是社會上那些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不管是任何階級的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辛苦的揮汗工作，默默的為自己 and 下一代努力不懈。

三、文法與修辭

1、聯綿詞（衍聲複詞）

聯綿詞，是由兩個大都具有聲韻關係的音節組成的單語素「表音詞」，不能拆解。大體分為雙聲聯綿詞、疊韻聯綿詞、非雙聲非疊韻聯綿詞。

| | | |
|---|-----------|-------------------------------------|
| 1 | 雙聲聯綿詞 | 坎坷（本課課文）、睥睨、氤氳（本課課文）崎嶇、躊躇、叮嚀、彷彿、玲瓏。 |
| 2 | 疊韻聯綿詞 | 淋漓、嶽奇、嶙峋、崢嶸、蜿蜒、逡巡、漫漶（本課課文）倥傯、婆娑、逍遙。 |
| 3 | 非雙聲非疊韻聯綿詞 | 芙蓉、茉莉、薔薇、玻璃、模糊、絡繹、蚯蚓。 |

2、修辭：

| | |
|----|--|
| 譬喻 | 那些不時閃現的人影，岩坡和低矮的圓柏叢，全如魅影般。 |
| |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洶洶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 |
| | 就在那光雨色的晃動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光的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蹦跳而出，蹦跳而出，雲彩炫耀。 |
| 摹寫 | 只有偶爾從那寂寂黑色中響起的前後人員的傳呼應答，或是石片在暗中某處唰唰滑滾滾動的聲音。我一聽那聲音在我身旁飄浮著懸蕩，一邊聽著自己的心跳和踩在碎石上的蹣音。（聽覺） |
| | 大斜坡、深谷、北峰，以及從北峰傾斜東去的山嶺，都在薄薄的曙色風霧中時隱時現。（視覺） |
| |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班蠻綿綿不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灰藍色的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洶洶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眼前和頭上……（視覺） |
| 映襯 | 所有的那些或伸展連綿或扭曲摺疊的嶺脈，或雄奇或秀麗的峰巒，深谷和平原，斷崖和崩塌坡，都在閃著寒氣，變動著光影，氣象萬千（視覺） |
| | 天空仍是濃濃黑藍，只有很少的幾顆很亮的星。 |
| | 在這些喧囂狂放的飛雲下，卻另有一些幾乎沉沉安靜的雲。 |
| 轉品 | 在綠意中還露出了測候所屋舍的一點紅。 |
| | 彼此間的色澤則細微地不斷漫漶濡染著，毫無聲息，卻又莫之能禦。（形容→動詞） |
| 轉化 | 阿里山山脈一帶，則遠遠地橫在盡頭，有如屏障一般（形容→動詞） |
| | 彷彿那顏色也一層疊著一層，漸遠漸輕，滿含著柔情 |

四、字形辨析：

| | |
|---|---|
| 俊 | 1、ムメヲ：酸甜苦辣 / 肌肉痠痛； 2、クハヲ：怙ハメ、惡セ、不悛、 3、リハヲ：疏浚水道 / 俊才碩彥 / 竣工典禮 / 駿業大興 / 嚴刑峻法、 4、ムメセ：歲月如梭 / 唆使殺人； 5、リハヲ：日削月朘。 6、クハヲ：逡巡 |
| 旬 | 1、トハヲノ：嶙峋 / 恂達（通達） / 洵美 / 珣玉（玉名） / 詢問 / 荀子 / 上旬 2、トハヲハ：徇情枉法 / 殉難； 3、ムメヲノ：雨後春筍 |
| 宛 | 1、メヲ：蜿蜒 / 剝肉補瘡（用有害的方法濟急，而不顧後果） 2、メヲノ：小宛詩人 / 溫柔婉約 / 琬琰（比喻君子的德性） 3、メヲハ：惋惜 / 手腕；ハヲハ：苑囿 |
| 我 | 1、セノ：巍峨 / 俄而 / 吟哦 / 蓼莪 |
| 卑 | 1、クハノ：睥睨群雄 / 裨補闕漏 / 裨肉復生 / 麻痺不仁 / 俾使 / 婢女 2、クハノ：埤埤 / 撫弦登陣 / 漁陽鼙鼓（兵災禍亂） 3、クハノ：縱橫捭闔 4、クハノ：稗官野史 |
| 者 | 1、セノ：赭衣塞途 2、セノ：漁樵江渚 / 煮字療飢 3、セノ：鸞翔鳳翥（本指鸞飛鳳舞，後比喻書法家運筆神妙）/ 學箸 4、セノ：環堵蕭然 / 親眼目睹 / 賭博 |
| 需 | 1、ハノ：濡染 / 短襦 / 孺慕之情 / 溫文儒雅 / 囁嚅 2、ハノ：蠕動 / 3、ハノ：懦弱 / 糯米 |
| 喬 | 1、リハセノ：詭譎 / 僞詭（神奇莫測） 2、リハノ：橘化為枳 |
| 于 | 1、トハノ：氣喘吁吁 / 盱衡（衡量）大局 / 訃謨（遠大的謀劃） 2、ハノ：圩田 / 痰盂 3、ハノ：宇宙 4、ハノ：芋頭 |
| 凌 | 1、カノ：有稜有角 2、カノ：凌駕 / 陵寢 / 綾羅綢緞 |
| 冥 | 1、ハノ：暗暝 / 冥頑不靈 / 嫫媸（新婦、幼婦） / 瞑目 / 冥冥（昏暗的樣子） 螟蛉子（養子） 2、冥眩 |
| 童 | 1、メノ：鬼影幢幢、 2、メノ：憧憬 3、メノ：僮僕 / 潼關 / 瞳矓（天將明而未明） / 瞳月（初生的月） 瞳矓（昏昧無知） / 矓矓：ハノ メノ 一種古代戰艦 |
| 欠 | 1、ハノ：坎坷ハノ / 赤崁=嵌樓 2、クハノ：鑲嵌格 |
| 果 | 1、カノ：裸岩 2、ハノ：腳踝 3、ハノ：青稞 / 窠臼 / 髀骨（大腿骨） 4、ハノ：包裹 / 猓獾 / 粿仔條 / 螺贏ハノ カノ / 慄敢（勇敢）、 |
| 刷 | 1、ハノ：唼唼滑落 2、ハノ：涮涮鍋 |
| 參 | 1、ハノ：滲透 2、ハノ：驂馬 3、ハノ：慘烈 4、ハノ：摻雜 |
| 鬼 | 1、ハノ：魑魅魍魎 2、ハノ：蒐羅匪易、 3、ハノ：馬嵬坡 4、ハノ：魁偉 5、ハノ：傀儡 / 胸中磊磊（胸中不平之氣） 6、ハノ：慚愧、餽贈 |
| 奇 | 1、クハノ：敲斜（傾斜）、 2、クハノ：崎嶇、瑰琦 3、クハノ：綺麗、 4、ハノ：猗頓、漣漪 5、ハノ：風光旖旎 ハノ ハノ、倚馬可待、膝之所踣 6、ハノ：畸夢、畸形 7、ハノ：掎角（兵分兩面，以牽制或夾攻敵人）制敵 |

五、字義辨析：

| | | |
|----------|-------------|---|
| 1. 朋 | 相比 | 透露的卻是巨大無「朋」，如如不動的永恆的東西（玉山去來）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詩經·唐風·椒聊） |
| | 友人 | 親「朋」好友 |
| | 古代計算貨幣的單位 |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詩經·小雅·菁菁者莪） |
| | 集結 | 「朋」比為奸 |
| 2. 吁 | 喘氣聲 | 當我正是氣喘「吁吁」（玉山去來） |
| | 表驚嘆、疑怪之意 | 吁！君何見之晚也 |
| | 嘆息 | 長「吁」短嘆 |
| | 憂愁 | 我僕痛矣，云何「吁」矣（詩經·周南·卷耳） |
| 3. 冥冥 | 昏暗不明 | 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奔馳而至（陳列·玉山去來）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范仲淹·岳陽樓記） |
| | 專心致志 |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荀子·勸學） |
| | 遠空 | 今我遊「冥冥」 |
| | 無形；人無所知 | 「冥冥」之中 |
| 4. 幢 | 晃動，搖曳不定 | 腳下開始幽微浮露出灰影「幢幢」的巉岩陡崖（玉山去來） 殘燈無焰影「幢幢」（與元微之書） |
| | 計算房屋的量詞 | 一「幢」樓房 |
| 5. 暴 | 急驟、猛烈， | 如山洪的「暴」濺吟吼（玉山去來） |
| | 毀壞、糟蹋 | 「暴」殄天物；自「暴」自棄 |
| | 顯現、突出 | 他氣後額上青筋「暴」露 |
| | 欺凌 | 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誹之（荀子·性惡） |
| | 空手搏鬥 |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述而） |
| | 凶暴的 |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六國論） |
| | 冒，々々、 | 「暴」霜露，斬荆棘（蘇洵六國論） |
| 6. 礪 | 通「曝」，曬也，々々、 |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孟子） |
| | 粗的磨刀石 | 這些粗「礪」又溼滑的碎石堆（玉山去來） |
| | 磨利 | 「礪」兵秣馬 |
| | 磨鍊 | 砥「礪」名節 |

六、問題討論參考解答：

（一）、作者說「山有千百種容貌和姿色」，本文從哪些角度描繪玉山？

答：本文描繪玉山的重點，並不是著重玉山本身的景觀，作者所謂「山有千百種容貌和姿色」，主要是在山頂上眺望的美景。文中主要從三方面描寫：

- 1、寫雲的變化多姿、色彩繽紛。
- 2、寫日出的燦爛耀眼。
- 3、寫玉山四周群峰的氣派凜然。

（二）、本文作者在登玉山頂途中，為何天色轉亮，「驚懼的心反而加重了」？

答：因為天漸亮之後，出現在身旁和腳下的是幽微浮露出灰影幢幢的巉岩陡崖。若仍在黑暗中，則見不到這些巉岩陡崖的驚險，故而「驚懼的心反而加重了」。

（三）、本文對自然的書寫十分精彩，作者如何描繪雲的變化多姿？

答：作者用去許多篇幅，分別在雲的動態與靜態、顏色與形狀上作精細的描摹，將雲的素淨和華麗

完全展現，在作者的筆下，雲是有生命的。

(四)、請列舉一、二位你所知道的自然文學作家，並略作介紹。

答：

| | | | | | |
|------|------------|----------|------------|------------|------|
| 姓名 | 劉克襄 | 吳明益 | 陳玉峰 | 徐仁修 | 張永仁 |
| 主要書寫 | 鳥、山林、鐵道、古道 | 蝴蝶 | 自然生態 | 獼猴、荒野、自然生態 | 昆蟲 |
| 代表著作 | 快樂綠書包 | 蝶道 | 台灣綠色傳奇 | 福爾摩沙野之頌 | 蟲蟲的愛 |
| 姓名 | 廖鴻基 | 凌拂 | 王家祥 | 沈振中 | |
| 主要書寫 | 海洋 | 山林、植物、自然 | 荒野、環境自然生態、 | 老鷹 | |
| 代表著作 | 鯨生鯨世 | 與荒野相遇 | 四季的聲音 | 鷹兒要回家 | |

七、相關課外詩、文選

1. 玉山歌 陳夢林

不知何年飛海東，幻成三個玉芙蓉。莊嚴色相儼三公，皓白鬚眉冰雪容。
夾輔日月拄穹窿，俯視眾山皆群工。帝天不許俗塵通，四時長遣白雲封。
偶然一見杳難逢，唯有霜寒月在冬。靈光片刻曜虛空，萬象清明曠發蒙。
須臾雲起碧紗籠，依舊虛無縹緲中。

【語譯】：玉山三峰不知什麼時候飛到這東邊的海上的，竟變成了三朵如玉的芙蓉。莊嚴的色彩相貌好像三位老者，白色的鬚髮眉毛、冰雪一般的面容。夾侍著日月，支撐著蒼天，俯視著四周精巧的眾山。天地不准許它與世俗交接，四季時時讓白雲封住。只有在冬天霜寒的月下，偶然一見，就渺遠難相逢了。片刻之間，靈動的光芒照亮天空，各種景物頓時從蒙昧之中清明開闊起來。一會兒雲又如白紗般籠罩著山，它依舊歸回虛幻渺茫，不可捉摸。

2. 台灣速寫 路寒袖

太平洋的微笑／淺淺一彎／就凝固了／
玉山／站在笑意的最深處
風從山巔一路拂弄而下／吹奏出多聲部的複音交響／
每一條溪／各自盤坐在翠綠之間 聆聽，翻唱／
而所有的雲都在比賽／誰是／最早入睡的／乖寶寶

3. 島嶼台灣 李魁賢

你從白緞的波浪中／以海島浮現／
黑髮的密林／飄盪著縈懷的思念／
潔白細柔的沙灘／留有無數貝殼的吻／
從空中鳥瞰／被你呈現肌理的美吸引／急切降落到你的身上／
你是太平洋上的／美人魚／
我永恆故鄉的座標

4. 台灣 陳秀喜

形如搖籃的華麗島 是 母親的另一個 / 永恆的懷抱 /
傲骨的祖先們 /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 搖籃曲的歌詞是 / 他們再三的叮嚀 /
稻草 / 榕樹 / 香蕉 / 玉蘭花 / 飄逸著吸不盡的奶香 /
海峽的波浪衝來多高 / 颱風旋來多強烈 / 切勿忘記誠懇的叮嚀 /
只要我們的腳步整齊 / 搖籃是堅固的 / 搖籃是永恆的 /
誰不愛母親留給我們的搖籃

八、延伸閱讀：

〈地上歲月〉 陳列

父親的身影消失在農路遠處，他要去大約一里外的玉米田察看明天是否適於施肥和培土。玉米就要吐穗了，這幾天夜裡的小雨正給了落肥一個好時機。剛才，我們一起坐在這個圳堤上休息，父親望著又漸漸陰起來的天空，終於說，剩下的兩行梔子花的除草工作留給我獨自完成。

已經幾個月不曾下田工作了，這次回鄉的五天來，三天幫著翻曬收成的一期稻，兩天和父親在這塊花田裡除掉攀纏在枝葉間的雞屎藤，似乎也不覺得怎麼勞累。有些住在城裡的朋友問我說，我真的種過田嗎。真希望他們能聞聞我這時全身的汗土味。哪個來自鄉下的孩子沒有耕耘收藏的經驗呢？記憶裡最鮮明的聲色都是和農事有關的：鷄啼時分起床，和相互幫忙的鄰人連踏幾個小時笨重的老式甘薯切籤機，然後抹乾全身的汗水，穿上制服，坐六點二十分的小火車到十六公里外的中學去；騎著單車到連綿數十甲的糖廠蔗園，搜割耕牛一天所需的大量飼草；站在水深及腰的水溝裡，撈起浸泡經月的黃麻，摔洗腐去的表皮，濺起的黑水在劈啦聲中飛落整個頭和上身；戴上口罩和手套，揹著噴霧筒，在齊膝的午後稻田間噴灑農藥。這些和其他更多的勞動，現在想來，其實正是我和這片天地的強韌牽繫，而且一直是我離鄉讀書和工作時經常顯現腦際的圖像。

偶爾我會覺得，一個人童年或青少年時候的幸與不幸有時是很難說的；父母在盡力之後仍然無能給我的一般所謂的最佳栽培，部分由大地來彌補，來啓示我。祖先和我都流注過血汗的每一塊田，包括這片梔子花田在內，都曾經是我疲憊惶惑時注視的對象；我坐在田壟上，或走在作物間，看著同樣疲倦的大地上長出的綠色生命，或者和它說話，或者什麼也不想，讓它容納我，提醒我責任的意義。十多年的學校教育給了我較複雜的知識，土地則點點滴滴地將更深邃的某些東西注入我的心胸裡，其中包括了關懷、希望、自由以及和村人一體的感覺。

當我赤著腳，在村中小店裡與人閒聊，在田間的路上與相遇的鄰居佇立著談桑話麻時，我才體會到，知識理論有時也可以是虛妄的。此時存在於我們之間的是一個彼此不必費心再去界定的情境，因為我們有著類似的衣食住行和育樂，看到的是相同的天空。與莊稼無關的書本遠了，我該努力閱讀的是他們褐紅的臉孔，這些容貌講述著生活中的苦痛和歡笑。

大體說來，農村生活是平靜的，農人的歲月往往仍是從播種到收穫之間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單純過程。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謀生上，並且以工作代替幻想，累了就睡。晚上不到十點，除了偶爾幾聲疏落的狗吠和嬰孩的啼哭之外，整個村子就幾乎完全靜下來了。那也許是個適合覽讀紀德的《地糧》之夜——真摯而溫馨，然而對他們來說，那純粹是歇息的時刻。所謂的文化活動，大概就是磚屋裡的談話、清晨喧嘩的菜市場和電視上的節目。日子不甚輝煌，甚至於還帶點宿命。但是，你能說這些全心全意的人也有失敗的生命嗎？農人那種對土地的執著，即使含有因代代相傳而來的強迫責任和保守情感，土地必定也一直令他們覺得有所擔當和歸屬，並因而使他們有著某種說不出的永恆感的吧。

生命的庸淡和悲愴畢竟都是可以忍受的。就像以往一樣，風雨傷痛總會過去。看著一片忽然在夜裡長出嫩芽的菜園和終於到來的圳水，以及晚飯後躺在土埕的竹椅上觀望微風的星空，摩娑著腳底粗硬的厚繭，並且時而聽幾聲小兒子在廳堂裡朗讀嘰哩呱啦的英文，確信下一代將比自己得到更多的呵護，明天的活力便又來了。而，這種堅韌的生存意志，正就是社會進展的保證了。

就以這塊梔子花田來說吧。本來，它也和附近的田地一樣，除了一年一作的水稻而外，其餘時候總是在有限的雜糧間作一定的選擇；去年花生的價格低落，今年就改種黃麻或地瓜。後來，有一段時期，怎樣的變換都是一個樣。對這個現象，各有各的說法。父親或許並不十分了解諸如經濟轉型、經營型態、糧價政策和計畫產銷等等名詞的意義，他知道的事實是：放在地上的心力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而人還是得要活下去。因此，他不斷在這塊不敢對它存有太多指望的租田上奮鬥掙扎，先後種過多年生的麻竹和芭樂，最後則是這些已成長了三年多的梔子花。

梔子花並非傳統作物，在鄉間難得一見。當年，父親怎麼會種它，我不確知；我那時遠在異地，只能從信中揣度他的憂慮，想像他獨自坐在沉寂的田野裡，注視著這塊年年令他不知所措的租田而困思的情狀。後來，可能由於某項外銷的傳聞，某本農業雜誌的報導，或是某個商人的慫恿，他就那樣地孤注一試了。做這種決定必然是相當困難的吧：樹苗一種，必須等兩年之後才會開花結果和有收穫，如果到時梔子又像以前的蘆筍、芭樂一樣，價格又告慘跌，又有誰來收拾他的幻夢呢？

在某些人想來，白色的梔子花是嬌柔香純的，種這種植物毋寧是高雅的行爲，而這兩天來，父親和我在賣力挖除的那些鷄屎藤所開出的簇簇紅心白瓣碎花，如果在風裡招搖，必定也會使不少人讚嘆的吧。能欣賞美原是一種幸福。可是對兩天來的父親和我而言，美別有內容。我們所以偏愛梔子的白花，並且設法加以促成和保護，絕非因為它比較美，而是由於我們期望花謝之後能有繁碩的果實。花開花謝已經不是引人遐思的意象了。花只是必要的過程，而非目的。哲人甚至能從一朵花中看世界，那真令人羨慕，我們看到的卻是冬天的某個日子，到時，我們便在髒黑密悶的枝葉間尋找熟黃的果子，把它們摘下、蒸煮、曝曬個一整月，然後賣給出價最高的北來商人，銷到日本去。

美本該無關乎現實，尤其是大自然裡山水花木星雲的色彩與樣觀，都是可喜可欲的邀請。它讓你在觀賞中感到愉悅，在省思中有所領悟和提昇，或者像浪漫派詩人華滋渥斯那樣，從雲塊遠近相接的寧靜臉龐上讀出難以言說的愛。我要說的只是，當美感只為賞玩時，其中並無多大的扣人心弦處。有一次，在淡水看到一位攝影家架起組件精雜的相機在河邊等待落日，而且雇請一位漁人駕著舢舨在預定的時間划過鏡頭中的水上。我從渡船口的魚攤旁走過，猛想著：那位船夫事後看到那一剎那間攝下的那幅美麗畫面時，不知會有怎樣的愉快感覺？現在，當我環顧四周的時候，我總覺得，除了這片寂靜大地的聲音之外，最深的美質就是農人那種對生活永不放手的心靈了。

然而，農人本身卻是最少歌頌田園景致的。那是由於親和關係而形成的類似「相忘於江湖」的情懷嗎？或只因爲長期的熟識已使他們對天地之美無動於衷了呢？這些似乎也都不必去辨明了。要緊的是，我們或者可以試著學習不只看到物的表象，而更要領會它在律動和開展中的自由和力量來源。這樣，有一天，當我們一起看到起伏於晚風中的金色稻穗，或唯美電影中俊男俏女身後的鮮黃油菜花田時，我們可能就會有相同的欣喜了，而當我們一塊兒聞到泥土或草葉的芳香時，我們也都知道，幾天前，它可能有過堆肥、糞尿或農藥的臭味。

對於大自然，人的態度往往是很曖昧的：既欣賞，又畏懼；既崇敬，卻又要加以征服。其實，自然世界只是一個無所感的存在罷了，對人類的苦樂永遠保持中立。雖然它曾以其或溫柔或雄偉的美撫慰過不少心靈，並且一直在發揮它的滋育作用，使人類生命得以維持和傳遊，使文明得以產生和進展，它也不時露出狂暴的面目，造成了極多的痛楚。在農村裡，大自然曾經幾乎完全操縱著人們的悲歡；陽光、風雨、氣候，甚至於土質仍是影響作物生產的最大力量。在神秘不可解的年代中，對它的敬畏使人們傾向於泛神論。現在，人們雖還在心底裡尊重大自然，一方面卻已在物質主義的驅使下，開始對它進行有形無形的改造工作了。農人膜拜祭祀自然時所有的臣服與感恩意味逐漸淡了，祭拜的盛會也終將會慢慢式微成平淡生活中的興奮點綴。

從受制於自然，了解自然，到企圖加以改變的過程，大概就是文明的演進了。

十幾年前，這附近的田地各種形狀都有，田埂小路狹窄彎曲，扛著收成的五穀到停放在遠處的牛車上時，常覺顛晃難行。後來，農地重劃了，劃成一定長寬的耕作單位，農路和水渠整齊一致。每次看著這此一塊塊不同狀貌和色度的四方形作物時，常會覺得，即使當時重劃時有過不愉快的事，能將鄉野文明化還是很好的。如果過去是一種雜亂無章的野趣，眼前的這些井然的線條和方便，則代表了科技時代的實用與秩序之美。

冬來之後，農路那排木麻黃後面一望無際的甘蔗農場就會不時升起火煙，把蔗葉燒去，一部採收機就能夠一貫作業地在一天之內將好幾甲的甘蔗送入糖廠內。以前的那些一字排開前進的掘蔗頭男工和削蔗尾女工不見了，在一高一低的蔗畦間前行的牛車則閒置在一些人家的庭院內，在日光和風雨中逐漸鋪去。許多青春的人力投入工商陣容裡，以他們的勤勞本色在另個領域裡謀得生活的需要。諸如此類的耕作方式的更易就是這樣使不少人的生活內容改變了。而，這片梔子花所以會出現在這個平原上，甚至還能飄洋過海，不也是時代的關係嗎？小時候在田間工作時，抬頭瞧著轟隆而過的小火車，心裡總會興起秘密的盼望，盼望將來能坐在它上面，到遠方熱鬧的城市。只是我當時還不知道鐵路穿過農田所代表的文明含義，不曉得每一種文明似乎都會帶來報應。

在這方面，獲得與喪失是相對的。塑膠紙袋給了人以便利和衛生，卻成了農家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因為若丟入垃圾裡，它永遠也不會腐爛成作物所需的堆肥。農村裡因耕種型態的改變而少了很多牛隻，土地重劃時開築的水圳內外所長出的雜草，因沒有牛的吃食而整年茂盛，阻礙了灌溉的水流。村外的那條溪已不適用於游泳和釣魚了，因為上游的若干工廠已將它污染了好幾年。這些也許都是較易補救或解決的，貪婪與混亂才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後遺症。

土地一向是農人最根本的信靠，祖先留給他們的，他們據以耕植和養育子女，因此，一塊土地的好壞端看它的酸鹼程度與會否浸水而定。但由於時勢的發展，有些人已變得只關心它是不是能蓋房子，並且把他人和整個社會看成賺取的對象。當金錢成為最高目的時，耕作當然成了笑柄，誠實和辛勤不再是美德，生活當中的一些原應重視的價值棄置一旁，而貪婪的心則無限伸張。這些人表現於外的是全然的粗鄙：新建的樓房內外貼滿磁磚、壁上掛的全是民意代表贈送的匾額，濫飲聚賭，耽溺於坐享其成。傳統農村中溫厚的長者遠了，他們則儼然成了村子裡的新興士紳和道德裁判者。

這些事實是在很使人洩氣的。但我也知道，我該深記且應頻頻回顧的，乃是更多的那些默默為自己和下一代努力不懈的人。人的存在若有任何價值的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活著，吃喝睡覺，而後死去，而在於他們的心中永遠保有著一個道德地帶。

生活有時的確是不好言詮的。昨晚，我坐在家裡的埕上，忽然憶起童年常一起在月光下玩踢銅罐遊戲的伙伴們。他們當中，有的已經不知去向，有一個任職於鄉公所，一個在高雄碼頭走私，一個在北投賣芭樂，一個開起了貿易公司，也有好幾個仍留在鄉下堅苦奮鬥。所以我想，生活並不是高調，生活只是這類活生生的生存而已。其實，怎樣的作為才叫高尚和意義呢？獻身盡力原不必只是烈士的鮮血哪！

這五天來的工作，已使我這雙先前還在翻著書頁、拿著筆的手變厚變粗了，掌上並且結了八個繭，指甲內積藏著泥垢，而全部的這些看起來卻只令人感到生活的真實。同時，我還看到上面的許多或大或小的疤痕。每個疤痕都是一個故事，而且幾乎都是某個忙於莊稼的時刻留下的。割傷或砍傷的當時必定有過疼痛或恐懼的吧，但這些疼痛和恐懼到底已全忘記了，只有這些傷痕留下來，作為成長歲月裡的印記。現在，父親去到另一塊田裡斟酌明天的工作內容，而把這片梔子花田未完的工作交給我，那是一種信任和期許。重要的是，我們都知道，工作的地點雖異，卻同在為著一個更美好的目標而致力。

——發表於一九八一年十